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二 補註

古詩二十九首

北極贈李觀

補註 公正元八年與李觀同年登科時年二十五故詩及之

北極有羇羽南溟有沉鱗 極方也溟海也南北言相遠羇沉言失所 觀趙州人故喻以羇羽公南陽人故自喻以沉鱗淮南子曰北方之極玄冥所司者萬二千里 莊子曰南溟天池也

川原浩浩隔影響兩無因風雲一朝會變化成一身誰言道理 一作且 遠感激疾如神我年二十五求友昧其人哀歌西京市乃與夫子親 史記荆軻者衛人也既至燕日與署狗者及高漸離隱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和

而歌於市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左太沖詠之曰荊軻飲燕市酒酣氣益震哀歌和漸離謂若傍無人又莊子漢陰丈人謂子貢曰子非獨絃哀歌以買名聲於天下者乎公以正元子八年與李絳李觀崔群王涯馮宿庾承宣聯第時稱爲龍虎榜云

所尚苟同趨賢愚豈異倫方爲金石姿萬世無緇磷

淮南子曰金石一調而不更論語孔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註云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於涅而不緇黑喻君子雖在濁亂而不能汙染音離珍切

無爲兒女態憔悴悲賤貧

曹子建詩曰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

此日足可惜贈張籍

正元十二年七月董晉爲汴州宣武軍節度使表公爲觀察推官十五年二月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公乃從洛陽出陳許走依徐州武寧軍節度使

張建封建封辟公爲觀察推官會見張籍于此籍字文昌和州烏江人唐史有傳[補註]此詩波瀾横溢泛入傍韻作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歐公所謂得韻寬者

此日足可惜此酒不可嘗湭酒須相語共分一日光古人重疊用韻者甚多不可具舉但意到即押不拘常體如飲中八仙歌之類韓詩如此詩中押二光字二更字岳陽樓別竇司直押二向字李花詩押二花字雙鳥詩押二州字二頭字二秋字二休字和盧郎中盤谷詩二行字公安詩二閑字示爽詩二愁字叉魚詩二銷字寄孟郊詩二奧字孔毅夫雜記去退之好押狹韻累句以示工而不知重疊用韻之爲病也其重疊用韻出自文選古人自有體格老杜輩亦常效之非創意也念昔未知子孟君自南方自矜有所得言子有文章孟君孟郊也本

傳云從愈游若孟郊張籍亦自有名於時我名屬相府欲往不得驤相府謂董晋集有行狀驤馳也思之不可見百端在中腸惟時月魄死尚書武成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孔安國註云月二日近死魄也明生則魄死冬日朝在房月令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昬婁中旦昬中故曰日在房也周禮註疏言二十八宿云若指星體而言謂之星日月會於星即名宿亦名辰亦名次亦名房驅馳公事退聞子適及墻一作隍非言籍來謁於公也孟子曰夫子之墻數仞公之於籍蓋以師道自居命車載之至引坐於中堂開懷聽其說往往副所望音武方切孔丘歿已遠仁義路久荒紛紛一作紜百家起後漢鄭元傳曰競設異端百家紛起詭怪相披猖楚辭曰何桀紂之披猖王逸註云衣不帶皃一云亂也長老守所聞

後生習爲常少知誠難得純粹古已亡言少知於道者固已難得況又求其純粹如古者乎譬彼植園木有根易爲長楚辭曰木去根而不長此指籍而言也留之不遣去館置城西旁歲時未去幾浩浩觀湖湘一作江湘衆夫指之笑謂我知不明兒童畏雷電魚鼈驚夜光湖湘謂荊楚之間籍才高人未之識惟公知其賢故湖湘之間反以公爲不明而然則難畏也廣志曰莫難有明珠辦夜光續漢書志曰大秦國有夜光璧東披次丹元瑰先生韻云愼勿使形諜兒童驚夜光即此意州家舉進士選試繆所當馳辭對我策章句何煒煌籍由汴州舉進士公時爲考官繆妄也妄所當公謙辭按籍文集時試反舌無聲詩唐制進士試時務策五道煒煌光也上羽鬼切下胡光切相公朝服立工席

歌鹿鳴禮終樂亦闋相拜送於庭相公董晉也工樂工也鹿鳴詩篇名唐制選舉不由學館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于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少長焉闋盡也曲終為闋音苦穴切禮記郊特牲曰卒事而樂闋孔子屢歎之美此禮也之子去須臾赫赫流盛名竊喜復竊歎諒知有所成之子是子也流盛名謂籍登進士第也按籍文集正元十五年丞相渤海公下及第時省試行不由徑詩竊喜一作相慷慨人事安可常奄忽令我傷奄忽猶倏忽也古詩曰奄忽交相踰聞子高第日正從相公喪哀情逢吉語惝怳難為雙吉語見前漢陳湯傳吉善也楚辭九章曰怊惝怳而永懷王逸註云惆悵失望志意乖錯良上聲兩切下音況望切暮宿偃師西展轉空在牀通典曰偃師縣

屬河南府古亳邑也周武王伐紂回師息戎於此遂名偃師展轉不寐良夜聞汴州亂繞壁行彷徨汴州亂事見晉行狀傍徨行不正也上音蒲光切下音胡光切我時留妻子倉卒不及將相見不復期零落甘所丁言護送晉喪時公之妻子尚留汴州不與俱來也淮南子曰去者弗將蘇武詩曰相見未有期王逸註楚辭云草日零木日落張平子西京賦云睢發沂丁丁當也驕女未絶乳念之不能忘忽如在我前耳若聞啼聲古樂府詩曰夢見在我傍忽覺在他鄉他鄉各異縣展轉不相見中途安得反一日不可更司馬長門賦曰夜漫漫其若歲懷鬱鬱其不可再更註云言懷愁鬱不可易歡樂之時而爲之也更音居行切此篇重押更字義各不同俄有東來說我家免罹殃乘舡下汴水東去趨彭城言公之家幸逃兵禍

自汴水順流而入鼓城矣通典曰鼓城徐州也古鼓祖國從喪朝至洛旋走
不及停按董溪墓誌謂晉歸葬於河南旋回也謂歸鼓城假道經盟津通典
曰盟津本孟地名都道所湊古今以爲津武王會八百諸侯於此盟故曰盟津後亦曰富平津
在河陽縣之南謂之陶河若是也出入行澗崗爾雅曰山夾水曰澗尚書曰伊
洛瀍澗三水入洛合流而入河澗水公所過也前漢朝錯書曰出入溪澗日西入軍
門羸馬顛且僵主人顧少留延入陳壺觴主人守盟
津之吏陶潛云引壺觴以自酌卑賤不敢辭忽忽心如狂禮記曰長
若賜少者賤者不敢辭鄭氏註云不敢亢禮也前漢蘇武傳李陵謂武曰陵始降時忽忽如狂
自痛負漢飲食豈知味絲竹徒轟轟絲竹揔言樂器轟轟衆聲也音
呼宏切陸士衡樂府詩曰絲竹徒滿坐憂人不解顏平明脫身去史若驚

鳧翔（鳧鶩也木元虛海賦曰鷁鷁若鶩鳧之失侶）黃昏次汜水欲濟（一作過）無舟航（漢書如淳曰汜水今成皐城東汜水是也顏師古曰此水舊讀音九今彼鄉人呼之音祀周書陰符曰四轅不存若濟河無舟航矣航方舟也音胡剛切）號呼久乃至夜濟十里黃（號呼謂呼舟而濟也十里黃水名淮南子曰昔公孫龍有客能呼後龍性說燕王至於河上而航一作呼汜使善呼之一呼而航來）中流上沙（往一作灘潬）沙水不可詳（爾雅曰水中沙堆為潬音大亶切劉公幹公讌詩云生年未始聞歌之安能詳）驚波暗合沓星宿爭翻芒（驚波大波也江賦曰驚波飛薄合沓高皃鮑明遠詩曰合沓與雲齊宿音息救切鮑明遠舞鶴賦曰星翻漢迴芒光也）馬躑躅（一作乏復）悲鳴左右泣僕童（潘安仁寡婦賦曰馬悲鳴而踟顧）甲午憩時門臨泉窺鬬龍（九域志曰時門在今鄭州

即春秋昭公十九年鬬龍處晉潘安仁賦金谷詩云濫泉龍鱗間激波連珠揮東南出

陳許陂澤平一作何茫茫陳許二州名陂澤漳也茫茫廣皃古詩曰四顧何茫茫道邊草木花紅紫相低昂百里不逢人角

角雉雊鳴角角雉聲行行二月暮乃及徐南疆下馬

步堤岸後漢第五倫傳曰孫斌下馬步從倫上船拜吾兄愈兄介誰

云經艱難百口無夭殤一作夭橫非短折曰夭未成人曰殤列子曰華胥之国不知夭殤僕射南陽公補註公與東野書云王人與余有故居余符離睢上南陽公謂張建封也宅我睢水陽地理志曰睢水自滎陽受河東流至彭城入泗睢音雖

篋中有餘衣盎中有餘糧閉門讀書史

清風窻戶涼一作窻戶清風涼淮南子曰戶牖者清風之所入也日念子

來遊子豈知我情別離未爲久辛苦多所經對
食每不飽共言無倦聽連延三十日晨坐達五
更我友二三子宦遊在西京東野窺禹穴孟郊字東
野漢書張晏曰禹巡狩至會稽而崩因葬焉上有孔穴民間云禹入此穴司馬遷曰上會稽而
探禹穴是也李翺觀濤江李翺字習之唐史有傳翺集復性論曰某南觀濤江
入于越枚乘七發曰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乎廣陵之曲江蕭條千萬里會合
安可逢曹子建曰中野何蕭條千里無人煙淮之水舒舒宋王元讀曰彭
城南面大淮左右清汴舒舒繚之皃楚山直叢叢通典曰彭城春秋宋地後屬楚
謂之西楚項羽建都于此故其山曰楚山叢叢聚皃唐子西語錄云退之作古詩有故避屬對
者淮之水舒舒楚山直叢叢是也子又捨我去我懷焉一作安所

窮男兒不再壯百歲如風狂高爵尚可求無為守一鄉歐陽公曰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常以為詩為文章末事故其詩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然其發談笑助諧謔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在雄文大手固不足論而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旁韻乍去乍還出入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韻窄則不復旁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奇如病中贈張十八之類也脩嘗與梅尭臣論此以為譬夫善御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曲蟻封疾徐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也尭臣云前史言退之為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而輙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強拗而然歟時坐客皆為之大笑

幽懷

補註舊本以次此日足可惜十五年徐州作也下篇亦同

幽懷不可寫行此春江潯適與佳節會士女競

光陰凝𣏌耀洲渚繁吹蕩人心春江曲江也東騈劇談録曰曲江北本秦豈洲開元中鑿疏遂爲妙境花卉周環金木明媚都人游玩盛於中和節江側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渠湛然可愛潯水涯也音尋吹音尺僞切蔡邕月令章句日吹者所以通氣也管簫竽笙塤篪皆以鳴吹也間關林中鳥知時亦一作知爲和

音和音胡卧切豈無一樽酒自酌還自吟但悲時易

失四序迭相侵我歌君子行視古猶視今古樂府有君子行註云君子之道宜守撝謙不履見猜之地行曲引也列子載楊朱之言曰五情好惡古猶今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変易治乱古猶今也

君子法天運

君子法天運四時可前知小人惟所遇寒暑不可期利害有常勢取舍無定姿焉能使我心皎皎還憂疑

落葉送陳羽

按登科記羽與公同登正元八年進士第此當是得第而歸與公別也

落葉不更息斷蓬無復歸飄颻終自異邂逅暫相依落葉斷蓬以況公之與羽也曹子建雜記詩曰轉蓬無本根飄颻隨長風飄颻飛揚貞邂逅相遇貞逢嵩也蒲蒡切悄悄深夜語悠悠寒月輝誰云少年別流淚各霑衣古詩曰下淚霑衣裳

歸彭城

按公以正元十五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此詩當自京師歸在彭城作也愈時未甚知名故其辭多感激或以爲未得建封辟署時作誤矣

天下兵又動太平竟何時謂正元十五年秋令諸道兵討吴少誠

訏謨者誰子無乃失所宜追咎當時執政之人大雅抑詩曰訏謨定命注云訏大謨謀也况于切

前年關中旱閭井多死饑謂十四年冬京師饑也關中記曰東自函谷洪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原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十餘里

去歲東郡一作洛非水生民爲流屍謂十五年秋鄭滑大水也齪齪詩曰河隄决東郡老弱隨驚湍即此也鄭滑大水前史紀志皆不載蓋闕文也此詩十六年在徐州作屍與尸字同

上天不虛應禍福各有

隨我欲進短策無由至丹墀後漢志尚書郎奏事明元殿省省中

以丹朱漆地故謂之丹墀刳肝以爲紙瀝血以書辭謂披心腹之言

也陸士衡表曰肝血之誠終不一開刳刳剔也上音空胡切上言陳堯舜下言

引龍夔孟子曰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夔龍舜二臣龍作納言夔典樂是也

言詞多感激文字少萎蕤萎蕤委曲上邑危切下儒加切陸士衡文

賦曰紛葳蕤以馺遝一讀已自怪再尋良自疑食芹雖云

美獻御固已癡稽叔夜絕交書曰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

有區區之志亦已疏矣注云宋有田夫自曝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令吾獻之

至尊必蒙厚賞其妻曰昔人有美芹子者獻於鄉豪嘗而苦口螫而怨斯亦子之類也事出列

子芹今水中芹菜也音渠巾切緘封在骨髓耿耿空自奇緘纏也音

居咸切昨者到京城[illegible]公爲歐陽詹哀詞曰正元十五年冬予以徐州從事

朝正于京師荅張徹詩曰朝京忽同舩而此詩日歸彭城者蓋十六年自京復歸于徐也

屢陪高車馳高車公卿之車也周行多俊異行列也周徧于列位謂朝廷目也行音胡剄切議論無瑕疵見待頗異禮未能去

毛皮到口不敢吐徐徐俟其巇公以正元二年年十九至京師举進士八年登第又上宰相三書不得調退而作感二鳥賦歸鄉事董晉遇乱又依張建封故此追念痛詆之也

歸來戎馬間驚顧似羈雌謂歸彭城也謝靈運詩曰羈雌戀舊侶註云無耦也

連日或不語終朝見相欺乘間輙騎馬茫茫詣空陂遇酒即酩酊君知我為誰晉書山簡字季倫山濤之子也永嘉二年出為征南將軍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乱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惟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多之池上置酒輙酔名之曰高陽池時簡

有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
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到著白接䍦舉
鞭問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
將也酩酊醉甚也上音母迥切下都挺切

醉後

補註魏道輔云夏英公評老杜中秋月詩微外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意主肅宗
也退之煌煌東方星其順宗時作乎東方謂順宗在儲也

煌煌東方星北亦謂太白星也東門之揚詩曰明星煌煌奈此眾客
醉初喧或紛爭中靜雜嘲戲淋漓身上衣顛倒
筆下字人生如此少酒賤且勤置

醉贈張秘書

張署也瀛州河間人集有墓誌銘補註以爲張徹徹詩不見于世惟會合聯句

有愁去剸箭飛讙來若泉湧馬犇虎豹怒舟出蛟鼉恐兩聯亦奇語也時公自

江陵召入為国子博士四人若會合聯句此詩則元和四年徵及第後作也

人皆勸我酒我若耳不聞今日到君家呼酒持

勸君為此坐上客及余各能文後漢孔融曰座上客常滿樽中

酒不空為下偽切君詩多態度藹藹當作靄靄春空雲梁吳均詠

雲日飄飄上碧空靄靄隱青林東野動驚俗天葩言華也披巴切吐奇

芬香分布也左思魏都賦曰摛翰則縱春葩因詩話錄云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文公文至

高孟長於五言時号孟詩韓筆張籍學古淡軒昂避雞羣晉嵇紹字

延祖中散東之子紹始入洛或謂王戎曰昨稠人中始見嵇紹昂昂然若野鶴之在雞羣国史

補云籍長於歌行阿買不識字阿買疑是公之童僕魏晉之時公卿呼所善若

多以阿爲名如阿戎阿童之類三国誌東夷傳日辰韓人名樂浪人爲阿殘東方人名我爲阿謂樂浪人其殘餘爾

李

頗知書八分周越法書苑曰蔡文姬稱目之父割程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本楷字靳若八字分散爾故号八分魏武帝時軍司馬梁鵠用筆極盡其勢鵠弟子毛洪教於秘書中今之八分書皆自毛洪爲始也

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張大也左氏傳曰爾張吾三軍所以欲得酒爲文俟其醺醺醉也許云切鳧鷖詩公尸來燕醺醺酒味既冷冽清也力蘖切酒氣亦氤氲和氣也上伊真切下於云切性情漸浩浩諧笑方云云東方朔善爲諧語顔師古曰諧和韻之言也汲黯傳文註曰云云者猶言如此如此也此誠得酒意餘外徒縯紛長安衆富兒盤饌羅羶葷葷菜名許云切東坡蘆菔羹詩勿語貴公子從渠醉羶腥

即用此意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文字飲事不見前書自文公作古後多襲其句法如東坡公和霍大夫云文字先生飲又洞庭春色云賢王文字飲醉筆蛟虵走又西湖月下聽琴云良辰飲文字晤語無由醻皆用此意也學者可以類推之矣解下買切雖得一餉樂有如聚飛蚊餉饋也式亮反淮南子曰聚蚊如雷今我及數子固無蕕與薰言氣味同也蕕臭草薰香草解見赴江陵詩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言險怪之辭可以動鬼神高大之辭可以媲三墳也淮南子曰昔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許氏註云恐為書文所劾故夜哭之也今之詩句蓋亦如此皇墳三皇之書也書序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媲相偶也四諧切至寶不雕琢神功謝鋤耘至寶良玉也神功造化也董仲舒傳曰良玉不瑑資質潤美老子曰神功不宰言詩文之妙出於自然不待工巧也方今向

太平元凱承華勛 左氏傳曰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天下謂之八元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謂之八凱杜氏註云元善也凱和也八元即稷契朱虎熊羆之倫八凱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勛華堯舜號也許云切 補註 時憲宗即位而年杜黃裳鄭余慶李吉甫裴垍李藩之徒爲相而公以都官貞外郎分司東都故有此句

吾徒幸無事庶以窮朝曛 曛日入餘光也許云切謝靈運詩曰朝遊窮曛黑

同冠峽

公遷連州道出此峽詩云南方二月半即正元二十一年也許氏曰兩山之間爲峽淨休南迁錄作銅官峽云是湘潭水之險處去潭州可六七十里東岸林薄叢茂南去多山樊水益澄淥湍急 補註 正元十九年十二月貶陽山明年二月作此詩故有南方二月半羇旅感陽和之句

南方二月半春物亦已少維舟山水間晨坐聽百鳥李陵書曰吟嘯成羣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宿雲尚含姿朝日忽昇曉說文日高爲曉覊感陽和因拘念輕矯陽和謂春輕矯謂百鳥也天台山賦曰西夏蟲之凝冰整輕翮而思矯賈誼離騷賦曰愚士繫俗僒若拘囚僒音欺愴切潯湲淚交迸楚辭九歌曰橫流涕兮潺湲流貞上音仕連切下爲元切詰曲思增繞楚辭九章曰思蹇產而不釋王逸註云蹇產詰曲也言思念詰曲而不可解釋行矣且無然蓋棺事乃了

送惠師

補註公宴喜亭記曰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者遊惠師豈惠元邪其下云自來連州寺時爲連州司戶參軍公其屬邑陽山令也其曰自來

至夙志今欲伸則送其自連將窺九疑遊衡山過洞庭尋嶽祗洛歷華之泰無往不可矣

惠師浮屠者乃是不羈人浮屠者釋氏之別名隋志曰出家學道勤行精進覺悟一切種智而謂之佛亦曰佛陀亦曰浮屠皆胡言也華言譯之爲靜覺一云浮屠耶佛陀但聲轉耳司馬遷傳曰僕以負不羈之才顏師古註云言其材質高遠不可羈縶也

十五愛山水超然同隱淪楚辭曰將超然高舉以保真乎鮑照詩曰孤賤長隱淪註云隱撒淪没也新論曰天下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三曰使鬼物四曰先知五曰鑄凝按淪字有兩義說文曰淪没也即詩所謂無淪胥以敗是也又曰小波爲淪即詩所謂河水清且淪猗者是也韓公作詩一字而有兩義者或皆雙押超然同隱淪即淪没之淪波陀淩胡淪即小波爲淪之淪也後人見其韻重複遂改作超然謝朋親誤矣

脫冠

翦頭髮孤步遺蹤塵天台山賦曰蕩遺塵於旋流註云六塵也謂色聲香味觸法也謝靈運九日詩曰脫冠謝朝列發跡入四明梯空上秋旻遂登天台望衆巒皆嶙峋四明天台山名孫綽天台山賦曰天台山者葢山嶽之神秀也涉海則有方丈蓬萊登陸則有四明天台皆玄聖之遊化靈仙之窟宅通典曰四明在今明州天台在今台州二州皆以山得名嶙峋山崖重深皃上力珍切下相倫切揚子雲甘泉賦云岭巆嶙峋洞無涯兮夜宿最高頂舉頭看星辰光芒相照爛南北爭羅陳茲地絕翔走自然嚴且神翔走禽獸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上無逸飛下無遺走微風吹木石澎拜聞韶鈞風吹木石之聲有似樂音言殊異也韶舜樂名書曰簫韶九成列子曰周穆王遊化人之宮王實以爲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張湛註云秦穆公趙簡子亦然也

淮南子曰天有九野中央曰鈞天澎湃水聲也上音蒲萌切下音普拜切上林賦曰洶湧澎湃

夜半起下視溟波衝日輪天氣之運如車轂之轉故日出于東沉于西夜行地下將明則復反于東天台山臨東海之濵故夜視之則日輪見于海底天台山賦曰或倒影于重溟是也溟亦海也三因贊曰二溟揚波魚龍驚踴躍叫嘯成

悲辛日光散射故魚龍驚在也海賦曰更相叫嘯謂色殊音又謝靈運詩曰哀禽相叫嘯註云相命聲也恠氣或紫赤敲磨共輪囷敲磨氣上出皃敲音虛嶠切輪囷盤高下也囷區輪切鄒陽上書曰輪囷離奇爲萬乘器金鴉既騰翥金鴉烏也隋東孟詠日詩金烏升曉氣玉檻漾晨儀騰翥飛舉也章恕切潘岳閑居賦曰微雨

新晴六合清朗四方上下爲六合六合俄清新註見上句常聞禹穴

奇東去窺甌閩禹穴在會稽山之東謝靈運詩日幸遊建德鄉觀奇經禹穴巳

見此日足。○前註閩兩越名。通典曰：閩越王無諸及越東海王搖，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諸侯叛秦，無諸及搖率越人佐漢擊項籍。漢五年，復立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今福州閩縣即其地也。孝惠三年，復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溫州永嘉縣即其地也。閩音緡，甌音烏侯切。

越俗不好古，流傳失其真。幽蹤邈難得，聖路嗟長堙。

堙，塞也。元稹禹穴銘云：雖山之堅，雖澗之洪，有時而堙，有時而兌。歲其萬千，風雨濤汏，亡其嶔呀，曾是翳薈。

迴臨浙江濤，屹起高峨岷。壯志死不息，千年如隔晨。是非竟何有，棄去非吾倫。

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江。岷峨，蜀二山。壯志謂子胥文種也。水經曰：浙江出廬山，北過餘杭，東入于海。杭州錢塘縣諸山皆西臨浙江，水流於兩山之間，江水急湍，皆濤水，晝夜再來，來應時刻。嘗以月晦及望尤大，至二月八月最高，峨峨二丈有餘。吳越春秋以為子胥文種之神也。

昔子胥死於吳而浮尸於江吳人憐之立祠於上名曰胥山在太湖去江不百里故曰江上文種去越而伏劍於山陰越人哀之葬於重山文種既葬一年子胥從海上負種俱去游夫江海故潮水之前揚波者伍子胥後重水者大夫種此高負魚乙切東坡詩曰欲識潮頭高幾許越山渾在浪花中是也

凌江詣廬岳浩蕩極遊巡

山海經曰廬山名有二一曰天子鄣故曰在今江州之南水經有三說曰一按豫章舊志云廬俗字君孝本姓匡父東野王共鄱陽令吳芮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鄡陽曰越廬君俗兄弟七人皆好道術遂窮精於洞庭之山故世謂之廬山漢武帝東巡觀山以為神靈封俗大明公也二按遠法師廬山記曰商周之際匡俗先生受道仙人共遊此山時人謂其所止為神仙之廬因以名矣三按周景式曰廬山匡俗字子孝本東里子出周武王時生而神靈屢逃徵聘廬於此山時人敬事之俗後仙化空廬尚存弟子覩室悲哀哭之世稱廬君故山取號焉斯乃誣傳說之談非定

證也按山海經劉志大禹記錄遠矣故海內東經曰廬山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澤西是曰廬江山水相依牙犂殊稱不因匡俗治正是好事君子強引此類用成章句矣崔岑沒雲表陂陁浸湖淪崔岑高皃下慈律切陂陁寬皃音婆馳湖淪謂彭蠡澤也小波曰淪子虛賦曰其山則隆崇崔崒上干青雲罷池陂陁下屬江河伏滔遊山序曰廬山者江陽之名嶽其大形也背岷流面彭蠡蟠根所振亘數百里重嶺桀嶂仰插雲日俯瞰川湖之所流是時雨初霽懸瀑垂天紳遠法師廬山記曰西南有石門其形似雙闕壁立千餘仞而瀑布流焉水出山腹挂其流三四百丈飛湍林表狀若懸素注處悉巨井其深不測其水下入江淵天台賦注云瀑布泉懸流如布而下瀑蒲木蒲報二切天紳言大帶也前年往羅浮步夐南海湑羅浮山記曰羅浮蓋揔稱焉羅羅山也浮浮山也二山合併謂之羅浮舊說高三千丈有石室七十二在曾城博羅二縣之境曾城屬廣

州博羅屬循州惠縣也音訖谿切漘水涯也音船倫切大哉陽德盛榮茂

常留春南方陽氣之所聚故山川榮茂如春鵬騫墮長翮鵬海鳥也莊子

曰鵬之大不知其幾千里其翼若垂天之雲幽明録曰楚文王獵於雲夢縱鷹鸇有一大鳥墮

地度其兩翅長數十里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鶵也墮音徒果切騫居言切鯨戲側

脩鱗古今註曰海大魚也大者長十里小者長千丈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生子於岸八

月尊而還大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畏之其雌曰鯢大者亦長十里眼為明月珠鯨音

居京切脩長也自來連州寺曾未造城闉闉城內重門也音於真切

日攜青雲客探勝窮崖濱太守邀不往羣官請

徒頻公作宴喜亭記曰太原王弘中諱仲舒貶為連州司戶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惠二人

遊即此惠師也惠音胡桂切通作惠囊無一金貲翻為富者貧言師

不以財爲富也爲音于僞切辨證讀作謂多作爲非昨日忽不見我今訪其鄰奔波自追及言如江決之相奔把手問所因顧卻我興歎君寧異於民自此王偶往即逋皆惠師語公之言離合自古然辭別安足珍吾聞九疑好風志今欲伸

羅含湘中記曰九疑山在道州泠道縣九山相以行者疑惑故名九疑集仙錄曰九疑之都山有九峯峯有一水舜導九州開八域而歸理茲山山峯皆有真官主之一曰長安二曰万年峯三曰宗正峯四曰大理峯五曰天寶峯六曰廣德峯七曰宜春峯八曰宜成峯九曰行化峯下有宮闕各爲理所茲山以舜王修道之所故曰道州營道縣田竹啼舜婦博物志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帝以揮竹竹盡班今岳州有班竹皮王逸註楚辭曰堯用二女娥皇女英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返道死沅湘之中因爲湘夫人也其詳見黃陵廟之碑

清湘沉楚臣史記屈原名平爲楚懷王左徒懷王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平既遷於江南乃作懷沙之賦懷石自投汨羅水以死異苑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處民爲立廟在汨羅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尚存相傳屈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盛洪之荊州記曰羅縣北帶汨水水源出豫章艾縣界西流注湘汾汨西北去縣三十里名曰汨潭原自沉處通典曰岳州湘陰縣本羅子之國即秦羅縣也縣北有汨水即原懷沙自沉處俗謂之汨江文有屈原冢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屈大夫之碑其餘字滅矣

衡山與洞庭此固道所循道路也循由也衡山見謂衡嶽廟注洞庭見別賓司直詩

尋崧方抵洛嵩高爲中嶽在潁川陽城縣西北爾雅曰山大而高曰崧合而言之爲崧高分而言之爲二室西南爲少室東北爲大室崧一作嵩

歷華遂之秦華之山爲西嶽在華州華陰縣西南山海經曰太華之山削成而四

方高五千仞其廣千里記云山頂有池池中生千葉蓮花服之羽化因名曰華山【補註】四明山
禹穴並在今越州天台山台州浙江說文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廬岳在今江州羅浮山
廣南九疑山舜所葬零陵營道縣零陵今永州而營道則隸道州矣今九疑在焉衡山在今衡
州洞庭岳州嵩山洛陽華山華州浮遊靡定處偶往即通津吾
言子當去子道非吾遵此下皆公答師之語江魚不泄活
野鶩一作鳥難籠馴兪以魚鳥言與人異類不可服馴埤雅曰流水與止水不
同韓文言江魚不泄活今魚生池水中則背鱗黑而味惡此其驗也晉郭璞指翔鴻以示人曰
此鳥也安可籠哉馴者教令從人之意也音私倫切吾非西方教憐子狂
且醇吾疾惰游者憐子愚且諄去矣各異趣何
爲浪霑巾醇厚也諄誠也厚則不洗誠則無偽尚有可取此公之所憐也方欲欽鬚

加冠誘掖之俾歸儒道然其所守異趣故斥去之曰無浪沾我儒家之冠巾也醇殊倫切朱輪二切

送靈師

姓皇甫氏【補註】此詩公南方所作也公九兩貶南方其爲御史貶陽山在正元十九年冬其爲刑部侍郎貶潮州也在元和十四年春相去遠矣此詩九四十五韻波瀾放溢殆非潮州詩蓋陽山所作也潮州詩擎斂收拾無復此作矣

佛法入中國兩來六百年袁宏漢記曰西方天竺國有佛道焉佛者漢言覺也將以覺悟羣生其教專務清淨其精者爲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意去欲歸於無爲而得佛也初明帝夢見金人以問羣臣或曰西方有神其名曰佛陛下所夢得無是乎遣使天竺問其道術而圖其形像自此佛法益流入中國矣時永平十年也【補註】佛法入中国雖始於明

帝時而梁孝標注世說引劉向列仙傳序去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撿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經如此則漢成哀間有經矣又漢武故事昆邪王殺休屠王以其衆來降得其金人之神置之甘泉宮金人皆長丈餘其祭不用牛羊惟燒香禮拜上使從其俗祀之此其神全類於佛豈當漢武之時其經未行中土而但以神明事之邪由是觀之則佛入中國始自漢武至成哀間則有經矣其曰六百年蓋振明帝時言之耳

齊民逃賦役齊民被中國教化整齊之民也唐自中葉以來國用不足下苦徵求耕桑之民去爲浮屠以免賦役故國家歲負租庸數十萬

高士著幽禪禪靜也清高之士則泥其寂淨之說亦去儒事佛如蕭瑀之流東泰扶南傳曰天竺國耆闍崛山未至頂三里有石窟南向佛坐禪處西北四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坐禪處著有勅略切

官吏不之制紛紘聽其然耕桑日失隸朝署時遺賢靈師皇甫姓亂胄

本蟬聯漢侍中貂蟬言靈師胄族本貂蟬之後緜聯不絶也左思京都賦曰蟬聯丘陵
少小涉書史漢班超涉獵書史傳註云涉如淡水獵如獵獸言不能周悉粗窺覽
也早能綴文篇賈誼善屬文註云屬謂綴緝之言其能爲之也中間不
得意失迹成遷延言習儒無成蹤跡蹉跎逾遷遷其業至爲浮署也逸志
不拘教軒騰斷牽攣圍棊鬬白黑生死隨機權機要也謀權也昔堯有愚子丹朱堯教以弈棊以象用兵故勝負隨其謀也班固言棊有白黑
陰陽分也六博在一擲梟盧叱迴旋博局戲著十二棊也楚辞招寬
日箟蔽象棊有六博分曹並進猶相迫成梟而牟呼五白註云箟蔽玉著也各投六箸行六棊
故曰六博梟勝卅倍勝爲牟言棊也梟當成於牟又呼王百以助其濤五百博齒也晉書劉毅
於東府聚摴蒲大擲一判應至數百萬餘人並黑犢以還唯劉裕及毅在後毅次擲得雉大喜

褰衣繞床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裕惡之因挼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答既而四子俱黑其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焉毅意殊不快盧即牟也李翺五木經云盧黑白色也書曰玈弓一玈矢百所謂投黑者也玈音盧

文戰誰與敵浩汗橫戈鋋言文鋒無敵也其文送揚詩云今成十餘卷浩汗羅斧鉞同意戈平頭戟也鋋小矛也時連切東京賦曰戈鋋彗雲曹子建七啓曰戈殳皓旰註云白色也皓音浩旰汗飲酒

逾白醆嘲諧思愈鮮醆爵也音阻限切嘲談也諧和韻之言也有時

醉花月高唱清且緜四座咸寂默杳如奏湘絃湘絃湘妃之瑟也楚辭曰使湘妃鼓瑟兮海若舞湘妃見送惠師詩

尋勝不憚險

黔江屢洄沿水經曰水出武陵郡北逕涪陵入江皆司馬錯泝舟此水取楚黔中地故曰黔江洄泝也公順也謝靈運詩曰水淺盡洄沿

瞿塘五六月驚電

護歸舟江水經曰江水東逕魚腹縣故城南又東逕廣陵峽斯乃三峽首也其間三十里頹巖倚木厥勢殆交峽中有瞿塘黃龕二灘夏水回復沿泝所忌瞿塘灘上有神廟尤至靈驗刺史二千石逕過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上水恐觸石有聲乃以布裹篙足今則不能爾猶上薦饗不輟其峽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東之峽也國史補云峽路最險以灩頭為則故日灩頭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灩頭大如牛瞿塘不可流灩頭大如襆瞿塘不可觸讓當作襆並音人樣切蓋攘都也古字讓適用見司馬迁傳怒水忽中裂千尋墮幽泉八尺曰尋墮墜也徒果切拼證云尋一作潯潯深也扵義不通環迴勢益急仰見團圓天投身豈得計性命甘徒捐浪沫蹙翻湧漂浮再生全沫飛波也湧水上出也江賦曰駭浪暴灑湧湍疊躍同行三十人魂骨徒坑填靈師不掛懷冒涉道轉

延開忠二州牧詩賦出多傳失職不把筆珠璣爲君編舊註以開忠二州牧爲韋處厚與白居易按處厚以元和十一年坐與宰相韋貫之善自考功員外郎出爲開州刺史而居易集三游洞序云平淮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平淮之明年即元和十三年也文公以德宗正元十九年冬貶連州陽山令與韋白作靈師刺史之日相距十有余年是二公者安得見靈師乎開忠二州牧乃非韋白明矣或者疑以爲此詩在元和十四年南迁時作按公以元和十四年春正月以佛骨事貶潮州迨秋七月復以恩量移袁州而此詩所述皆冬事故曰十月下桂嶺乘寒恣窺緣落落王員外争迎獲其先共上送惠師同意則知在連州時作爲得其實珠璣以喻贈答之文璣珠之不圜者【補註】開忠二牧世多以爲韋處厚白居易王員外則王仲舒手持南曹序唐吏部員外郎一人掌外判南曹曹在選曹之南故曰南曹考之傳處厚爲開州刺史在元和十一年八月居易爲忠州在十三

年冬而仲連以吏部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在正元十九年與公陽山同年與則王員外詩云仲
舒無疑矣南書序豈非亦謂仲舒邪是時韋白皆未至開悲然詩賦世多傳捨韋向其詐哉
殗留費日月密席羅嬋娟楚辭王逸云嬋娟猶牽引也上時連切下
紫綠切強音巨兩切昨者至林邑使君數開筵通典曰林邑國秦象
郡邑縣地古越裳之界也唐志武德初以隋林邑郡置林州僑治驩州日南郡之南境使君謂
林州刺史也逐客三四公盈懷贈蘭荃逐客遭讒責逐者也秦有逐
客之令蘭荃香草脩相聯之文湘游泛漭沆溪宴駐潺湲漭沆深大
良上母助切下畢助切潺湲流良上仕連切下爲權切張衡西京賦曰滄兆漭沆楚辭招隱六
溪谷徑復流潺湲別語不許出行裾動遭牽鄰州競招
請書札何翩翩札木簡之薄小者也古未多用帋故以札書陸韓御詩曰書訓

既翻翻註云輕舉貌周越書苑曰張芝之草書氣脉通連隨行不斷謂之一筆札書十月

下桂嶺乘寒迸窺緣嶺在連州桂陽縣桂水之陽非五嶺也埤雅云桂南海之山谷冬夏常青故桂林桂嶺皆以桂為名落落王員外爭迎獲其先王仲舒也見喜宴亭記自從入賓館占悋久能專言師通曉易卦能占吉凶悔吝之事下文云古氣參象系高標擢太玄是也吝一文作悋鄙也吾徒或攜被之一作接宿窮歡妍聽說兩京事分明皆眼前兩京東西都也洞冥記孟岐清河之逸人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事了然分明如在眼前縱橫雜謠俗瑣屑咸羅穿言縱橫謠俗之事悉能備舉雜細不遺迆揚雄解嘲曰一縱一橫論者莫當註云謂言詞縱橫而生也一說縱橫家派出於行人之官紛為縱離為橫琴賦云下逮謠俗註云歌風俗之聲也縱音子容切村調有可惜

朱丹在磨研調曲也言其天材如曲調之可愛也又若朱丹二砂之美在於磨研

之方適用也僧皎然評謝靈運詩曰其材婉其調逸音徒再切研亦磨也方將斂之

道且欲冠其顛顛首也言方欲束髮加冠驅之俾歸於吾道如賈島之徒

韶陽李太守高步凌雲煙韶陽即韶州也得客輒忘食

開囊乞繒錢乞謂乞貸與人言其頓財貼士繒帛之總名手持南曹

李公常任職南書故部所贈之文謂之南書敘唐制負外一人

敘字重青瑤鐫掌判南曹左選曹街之南故曰南曹集仙錄曰王君授夫人以寶經白王爲簡青王爲字瑤王曰

之美若余招切古氣參篆繫高標摧太玄敘談幽妙之理其標氣可

以合易繫傕太玄也昔者文王重易至孔子彖繫之前漢揚雄作太玄以準易標格也卑遙切

維舟事干謁披讀頭風痊謂師干謁於李也典略曰陳琳作諸書及

翦草成呈魏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卧讀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還如舊相識傾壺暢幽悄晉王羲之序曰亦足以暢敘幽情楚辭曰悲余心之悄悄懷也紫緣切以此復留滯歸驂幾時鞭言留滯郡州也漢書太史公留滯周南

縣齋有懷

公因遷謫追叙生平次輒之懷縣齋陽山縣也公年十九以正元二年至京師舉進士九四年以八年登第十一年猶未得仕乃三上宰相書不報則去而東歸明年七月始從董晉於汴十五年晉薨依張建封於徐明年五月建封薨公去徐來居洛中八年得四門助教十九年除監察御史其年十二月以言事斥為陽山令至是二十一年順宗即位而作是詩嗣皇新繼明謂順宗也詩

此則是詩一个
待講而明

少小尚奇偉平生足悲吒 悲吒嘆聲也諸殷嫁切郭璞遊仙詩日撫心拊悲吒

猶嫌子夏儒 論語孔子謂子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卜商字子夏孔子弟子衛人也孔子殁子夏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之師

肯學樊遲稼 論語樊遲請學稼孔子曰吾不如老農樊須字子遲孔子弟子齊人

事業窺稷卨 稷卨舜二臣稷為農師卨為司徒揚雄解嘲文曰家家自以為稷卨卨古契字

文章茂曹謝 魏志曹植字子建文帝之弟也南史諸謝侯以文章者稱而謝靈運為第一莪輕也主大

冲詠史詩曰親戚還相蔑

濯纓起江湖 言濯洗冠纓謂欲仕也楚辭曰屈原既放遊於江潭漁父莞爾而笑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王逸註曰清諭明時可以沐浴升朝廷也滄浪江水名蓋公切從兄會廷詔黄及還旅食在江湖數年

綴珮雜蘭麝蘭麝以喻脩飾行香潔楚辭曰紉秋蘭以為珮張子思玄賦曰旌性行以製珮兮佩夜光與瓊枝纕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蘺綴連也結也綴狀衛切悠悠指長道悠悠遠貌古詩曰悠悠涉長道去去策高駕蘇子卿詩曰去去從此辭誰為傾國媒以喻先容前漢書孝武李夫人本以娼進兄延年知音善歌舞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女弟上乃召見之妙麗善舞以為夫人自許連城價自喻以玉史記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使藺相如奉璧西入秦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其從者從徑道歸璧于趙晉盧諶覽古詩曰趙有和氏璧天下無不傳秦王來求市厥價徒空言連城既僑往荊王亦真還[illegible]鍾繇遺曹丕玉玦丕與書云猥以蒙鄙之姿得覩希世之寶不煩

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注連城謂十五城秦所以易趙璧者初隨計吏貢謂求鄉舉也前漢儒林傳孝武時公孫弘勸學奏曰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者二千石謹察可者常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顏師古曰齎上計吏至京師也屢入澤宮射禮記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中者得與祭不中者不得與澤宮宮名也唐史歸崇敬議云古天子學曰辟雍在禮為澤宮晉以來為國學雖免十上勞蘇秦十上秦王書不聽黑貂裘敝金盡而歸出古語何能一戰霸左氏傳僖二十七年晉文作三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杜預云謂明年與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公嘗四舉於禮部乃一城得三選於吏部卒無成焉人情忌殊異揚雄解嘲文曰方今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世路重權詐蹉跎顏遂低蹉跎失時也上倉何切下唐何切楚辭九懷曰驥垂兩耳兮中坂蹉跎摧折

氣愈下治長信非罪論語孔子謂公冶長雖在縲紲之中非罪也公冶長字子長孔子弟子魯人能忍恥侯生或遭罵魏有隱士侯嬴為夷門監者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侯謂臣有客在市屠中子願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久立是時皆竊罵侯生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懷書出皇都銜淚渡清灞此即感二鳥作賦時皇都京師也水經云灞者水上地名古日滋水秦穆公霸世更名灞水以顯霸功水出藍田應劭日在長安東三十里王仲宣詩云南登灞陵岸回首望長安是也身將老寂寞鮑明遠詩曰君平獨寂寞身世兩相弃謂嚴君平也志欲死閒暇莊子刻意篇曰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无為而已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朝食不盈腸冬衣纔掩骼骼胥骨也丘駕切揚雄解嘲文曰范雎折脇拉髂軍書既頻召謂節度府皆辟召公如董晉張建封

之徒吳質書曰邊境有虞軍書幅至戎馬乃連跨跨騎也吳人謂大坐曰跨上林
賦曰跨野馬大梁從相公彭城赴僕射相公董晉也僕射張建封
也事見此日足可借弓箭圍狐兎絲竹羅酒炙言出則從游獵入則
侍宴饗炙炙與炙同之夜切兩府變炎涼炎涼寒暑也言二公繼亡如寒暑之推遷
迟速也三年就休假漢紀孟康曰休告請假也漢制刺史病滿三日當免天子
優賜其告使得帯印綬將官屬歸家養病謂之賜告公自去徐州居嵩山者三年即復志賦所
謂卜幽貞之廬是也故此末章乃叙其求歸之意曰斸嵩開雲扃壓頴抗風榭求官來
東洛洛陽也唐都長安洛陽在東故名曰東洛犯雪過西華華山為西岳故
曰西華塵埃紫陌春此一聯皆謂其試太常寺協律郎及四門博士朝會之時
也王者宮室上象紫微大帝之居其間出入往來之道号曰紫陌班固西都賦曰煥若列宿紫

宮是環是也故其闕道謂之紫闕楚辭曰魚鱗屋兮龍君紫貝闕兮朱宮風雨靈臺

夜韋述兩京雜記曰太史監內有靈臺以候風物高七尺周回八十尺名聲荷朋

友穀梁曰名譽不彰朋友之過也援引之姻婭小雅節南山詩曰瑣瑣姻婭則

無聽仕鄭氏六婚之父曰姻兩壻相謂爲婭衣駕切雖陪形庭臣謝朓直中書省

詩曰彤庭赫敞巳見歸彭城詩補闕謂爲御史也彤庭天子之庭以丹漆飾庭也詎縱

青冥靶靶轡革也必駕切王褒頌曰王良執靶寒空聳危闕曉色

曜脩架危闕臺門也禮天子外闕兩觀此言爲監察御史上疏論天旱人飢時在正元

十九年冬十二月捐驅辰在丁鍛翮時方䄍言忘身憂國上疏

事其日在丁中遺跂點如飛鳥之剪翮乃在十二月䄍祭之時也鍛翦也五君詠曰鸞翮有時

鍛音所拜切又所八切䄍年終祭名禮記曰蜡索也歲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饗之也夏曰清

祀商曰嘉平周曰大蜡秦曰臘措勅駕切謂言事出為陽山令措臘祭名公之出十二月補臘

也此下序其出明年遇順宗之赦思婦老于嵩穎焉投荒誠職分領邑幸

寬赦陽山在南荒地湖波𩕳日車嶺石坼天鏬湖嶺皆與道所

出日車日御也漢李尤詞曰安得力𩕳日車昌遮切天攝言高也虛訝切士毒霧常

熏後漢馬援傳曰下潦上霧毒氣熏蒸炎風每燒夏淮南子曰南方之極

南至委大炎風之野雷威固已加颶勢仍相借颶其遇切見叢吏注

氣象杳難測聲音吁可怕夷言聽未慣解見贈三學士

詩越俗循猶乍通典曰連山本楚地縣在桂水之陽即漢伏波將軍路博德討

南越出桂陽下漢水即此地又一作訴栢摘兩憎嫌摘發擿也陟革切列子曰

栢摘無湑賡睢盱互猜訝睢仰目也盱張目也老子曰睢睢盱盱上翾規切下

句于切祇緣恩未報豈謂生足藉嗣皇新繼明率土日流化嗣皇順宗也易離卦所謂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惟思滌瑕垢長去事桑柘言思得赦宥洗滌前過長歸閑居不復願仕也陸韓翃詩曰歸來翳桑柘之夜切斸嵩開雲高壓潁抗風樹公常築室于嵩潁之間將欲退居于此詩述其所志也故公平蔡州回詩曰郾城辞罷過襄城潁水嵩山刮眼明已去蔡州三百里家人不用遠來迎斸研也陟玉切嵩山在潁川陽城縣西北潁水出嵩高之西北荷外閑之閑也消㳂切臺有木謂之榭音謝禾麦種滿地梨棗栽繞舍兒童稍長成雀鼠得驅嚇以口相拒曰嚇莊子曰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虛訝切官租日輸納村酒時邀迓閑愛老農愚歸弄小女姹姹少女陟稼切如今使可爾何

用畢婚嫁　後漢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隱居不仕建武中男娶女嫁畢勑斷家事勿得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與同好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其所終高士傳向長作尚[illegible]齊蕭惠基嘗謂所親曰須婚嫁畢當歸老舊廬公亙之爾

陪杜侍御遊湘西寺獨宿有題獻楊常侍

此詩我還江陵道經潭州作也時杜侍御爲潭州刺史楊常侍爲湖南觀察使侍御詩未詳姓氏常侍楊憑也見荊潭唱和詩序淨休南迂錄云潭州在湘江東岸瀕江爲城南北十五里臨江十一門列肆繁會甲於江表在漢爲東郡梁隋爲湘州唐爲潭州刺史治之所乾寧中馬殷自邵州刺史入襲遂爲武安軍節度開霸府立官爲南關容桂北吞澧郎二十餘郡父子稱制居五代之世兵強財阜者六十年後爲江南所并而不能守送入周行逢開寶中行逢子寶權歸

朝今爲湖南安撫治所即唐觀察使也

癸丑獨過湘西寺即潭州湘水之西也

寺有韓退之詩刻

長沙千里平勝地猶在險況當江闊處斗起勢匪漸通典曰潭州今理長沙郡古三苗之地自春秋以來爲楚國之南境秦爲長沙郡有万里沙祠故曰長沙岳衡永道郴連邵助並長沙之地今詩指潭州而言也故曰勝地猶在險深林高玲瓏玲瓏明暗貌上郎丁切下盧東切謝靈運經湖中詩曰環州亦玲瓏青山上琬琰琬琰圭之上銳者上委遠切下音以冉切路窮臺殿闢佛事煥且儼剖竹走泉源開廊架崖广說文曰广因崖爲室象對剌高屋之形音儼西京賦曰設切厓隒广隒同音是時秋初殘暑氣尚未斂收也羣行忘後先相導前後曰先後上胡遘切下音先見切

困息棄拘撿客堂書空涼華榻有清簟潤甑煑蒿芹爾雅曰蘩之醜秋為蒿也芹楚葵也郭璞注云春秋各有種名至秋老成皆通為蒿也芹水中芹菜蔬菜搃名水果剝菱芡郭璞曰菱水中芰說文曰芡雞頭連也方言曰南楚謂之雞頭北燕謂之葰青徐淮泗之間謂之芡上音力膺切下音巨險切伊余夙所慕陪賞亦云忝幸逢車馬歸獨宿門不掩謂侍御歸而獨留寺宿也山樓黑無月漁火燦星點又魚之炸來往夜風一何喧杉檜屢磨颭江中點點明若星燦杉檜二木各杉似松所成切檜栢葉松身檜音古外切兩木相磨曰颭占琰切猶疑在波濤怵惕夢成魘魘驚夢也於琰切莊子天運篇曰彼不得夢必且數魘焉靜思屈原沉遠憶賈誼恥椒蘭争妬忌絳灌屢讒諂史記屈原

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秦昭王與楚婚欲與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不可懷王穉子子蘭勸王王卒行頃襄王卒子蘭使上官大夫短原於王王怒而迁之江南原於是遂懷石自投汨羅以死離騷曰余以蘭爲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椒專佞以慢慆兮椒又欲充其佩幃注云椒王弟大夫子椒也漢書賈誼洛陽人文帝時至太中大夫諸律令所更定列侯就國皆由誼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公卿絳灌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於是天子疏之後亦不用其議乃以爲長沙王太傅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謫去意不自得度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其死之日年三十三

誰令悲生腸坐使淚盈臉

時公亦遭貶黜故感此二人而悲也

飜飛之羽翼

楚辭曰大爲鵬飛

指擿玷瑕

古史記藺相如謂秦王曰王有瑕請指示王玷亦瑕也丁念切指擿見縣齋有懷詩

珥貂蕃維重政化類分陝

言常侍以珥貂之貴而處藩維重任猶昔之周

召分陝也說文曰貂鼠屬大而黃黑出胡丁零國後漢志曰侍中中常侍武弁加黃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冠賜近臣蟬取其居高而食貂取其內勁悍而外溫潤曹子建詩曰七葉珥漢貂是也珥音二插也貂音田聊切陝州名在周為二伯分陝之地即虢國之上陽也漢弘農之陝縣後魏始改為陝州公羊傳曰天子之相則何以三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南齊以荊州為陝西故通典曰江左大鎮莫過荊揚故謂荊州南為陝西以比周召分陝之義唐湖南觀察使治在潭州潭本荊楚之南境故云為【補註】云漢官志云秦置散騎文置中常侍漢因之兼用士人與常員多以為嘉官皆銀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貂璫常侍服之則左貂侍中服之則右貂珥貂陝謂遷以常侍與長沙也分

禮賢道何優奉己

事苦儉大廈棟方隆

言常侍有蓋載之材晉書庾敳曰溫嶠如千丈松磊砢

之大夏有揀梁之用易大過卦曰揀隆吉象日不撓于下也註云梁揀也巨川楫行

剡言常侍終必為國用將剡楫而歸亦以前有濟物之德易曰剡木為楫書曰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剡銳利也音以冉切經營誠少暇遊宴固已歉歉不足貝

音古簟切旅程愧淹留徂歲嗟荏苒荏苒漸盡貝上忍甚切下而冉

切潘安仁悼亡詩曰荏苒冬春謝平生每多感柔翰遇頻染柔翰

筆也左太冲詠史詩曰柔冠弄柔翰展轉嶺猿鳴曙燈青燄燄展轉

不寐貝曙曉也謝靈運越嶺溪詩曰猿鳴誠知曉燄燄以冉切說文曰火行微也一作睒睒誤

字無從日若又作睒字非

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

此詩因順宗所位赦還江陵道經衡州作也浮休南迁錄曰自潭州湘江逆行

南望見衡州城郭又一二里過青草江石鼓頭衡州在湘江之西臨岸南北石鼓頭即古合江亭也地形詭異巋然特起於二水之間石角盤結竹林蔚蔽下臨清流最爲奇趣正元中刺史齊映葺新之韓退之爲合江亭詩具道其事詩所謂蒸水會其左即青草江也旁有朱陵洞亦謂之朱陵仙府有唐人題刻散漫巖上歲久荒涼至慶曆中因其地建爲石鼓書院雖略爲規制然僻在江郊之又三冬寒露學者未常游焉惟守將之好事者歲時一登覽焉爲燕游之地爾

註齊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厚及映相延賞歎爲英畫事又爲所沉求官職不答延賞表既復用即劾映非宰相器貶夔州刺史徙衡州映貶正元三年也

江亭枕湘江蒸水會其左瞰臨眇空闊綠淨不可唾水經曰湘水出零陵始安縣東北過酃縣西蒸水從東南來注之註云蒸水出邵陵

縣界蕭山東北流至重安縣逕舜廟下又東合略塘相傳云此塘中有銅神今時猶聞銅聲於水水輒變渌作銅腥魚爲之死又東北流至湘東臨承縣此東注于湘謂之承口臨承即故酃縣也通典云衡州理衡陽縣即漢酃縣也有酃水湖釀酒醇美所謂酃酒晉武帝平吴始薦酃酒於太廟謂此地有蒸水故也蒸本名承因知彼人汲此水以造酒故名蒸渌淨不可唾者以不敢汙之故也枕據也音職任切瞰視也音苦濫切渺遠也音沵沼切

維昔經營

初邦君寶王佐

舊註云故相齊映之作按唐史映瀛州高陽人正元二年以中書舍人爲相會與張延賞不協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靈臺詩曰經之營之毛云經度其址營表其位

翦林遷神祠買地費家貨梁棟橫可愛結構

麗匪過

言制作雖宏麗不過度也景福殿賦曰結構則脩梁綵制李善註云謂交結構架也

伊人去軒騰茲守遂頹挫

伊人映也軒騰奔馳也映自衡

州從為桂管江西觀察使卒老郎來何暮高唱久乃和舊註云郎中宇文炫又增其制按唐史世系乃宇相宇文融之孫終刑部郎中樹蘭盈九畹楚辭曰余既滋蘭之九畹王逸云十二畝也畹音於阮切栽竹逾萬箇前漢貨殖傳曰竹竿萬箇說文曰箇竹枚也或作个同居賀切長綆汲滄浪綆汲繩也苦杏切莊子曰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滄浪水名解見縣齋有懷詩幽蹊下坎軻蹊道也謝玄暉登山詩曰兼得尋幽蹊坎軻不平皃解見復志賦波濤夜俯聽雲樹朝對卧初如遺官情鄴中集曰徐幹少無官情有箕潁之志終乃最郡課唐制考功有二十七最最禮義與行肅清所部為郡國之最最古外切人生誠無幾柴桑詩曰人生幾何事往悲豈邪邪猶堪也音柰或從口從柰蕭條綜歲時契闊繼庸懦勝事誰復論醜

聲已播緜歷也庸懦疲弱下才也言自放之後刺史皆不得其人疲弱相繼職事
不修遂使江亭勝事無復可論而醜惡之聲日相播告也懦乃卧切一作瑣非是文公詩凡一
篇內通用上去聲爲韻者其字必有兩音它皆倣此中丞黜凶邪天子閔
窮餓舊註云前制史元澄無政廉使楊公中丞奏黜之朝廷遂用鄭公以恤窮餓之民
君侯至之初閭里自相賀淹滯樂閑曠勤苦勸
慵惰爲余掃塵堦命樂醉衆座窮秋感平分楚辭
日皇天平分四時此詩謂季秋之初新月彌半破月缺之狀晉志日日之入西方
視之稍稍去初尚半如橫破鏡之狀須臾淪沒矣此詩借使也願書巖上石勿
使塵泥涴涴泥著物也烏卧切

岳陽樓別賓司直

此詩敍還江陵道經岳州作南遷録曰岳陽樓者即岳州之西門也下瞰湖水北望荊江自西北流東至岳州下與湖水合而東流始為大江凡絶江而南者趣湖南西者趣鼎澧西北者趣荊峽一湖之間分此四路每歲十月已後四月已前水落洲生則四江可辨餘時漫然涯相浹日月出沒皆在其中相望水中如覆斗者即君山也州附甲甍重疊而起其勢頗高獨之魚腥過者掩鼻樓之勝則天下無有也據圖經始於張燕公終唐之世屢更完葺慶曆中滕宗涼謫守始大加增飾規制宏敞甲冠上流取宋梁巴來所題詩記刻石于樓范希文作記蘇舜欽書故好事者并湖樓以名四絶元豐二年岳州火一夕而燼知州事鄭民瞻不日復成之弊不逮前日之制然居難享之日亦可謂陋力者也賈庫字冑御時汶武昌幕大理司直權知岳州

洞庭九州間厥大誰與讓 風土記曰巴陵縣東有太湖中有包山山下間有洞穴潛行地中云無所不通謂之洞庭地脉

南維 辨證云粵本維乃匯字

羣崖水北注何奔放 羣水謂沅澧湘微也水經曰湘水北過巴陵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右屬微水西流注于江謂之渠湖口也湘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帯金浦水湖逹也左則澧水注之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皆自南來同注洞庭北會大江名之曰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荊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是也陸士衡文賦曰或奔放以諧合

瀦為七百里吞納各殊狀 水所停曰瀦水經曰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没於其中吳都賦曰或吞江而納漢

自古澄不清環混無歸向 言湖水濁而不清者以其為衆水所聚環流混混無所歸向也

炎風日搜攪幽怪多冗長 炎風南風也解見騷齋有懷詩幽怪魚龍之屬冗長煩雜也上如勇切下竹亮切陸士衡

文賦曰無取乎冗長軒然大波起宇宙隘而妨風波一也疾風起而
波興則軒然而大雖宇宙亦狹隘而妨礙也楚辭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妨裁亮切
曹子建七啓云以妨六合而隘九州巍峩拔高華騰躍較健壯此言
大波之狀華嵩二山名張孟陽劍閣銘曰高踰嵩華木元虛海賦曰椅拔五岳聲音一
何宏轟磕車萬兩宏大也兩乘也力丈切轟磕羣車聲也上呼宏切下苦代
切西都賦曰研蓋象乎天底猶疑帝軒轅張樂就空曠史記曰黃
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孫莊子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而懼
後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謝元暉詩曰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是也下數聯言張樂
之意蛟螭露筍簴蛟螭龍屬楚辭王逸曰龍小曰蛟無角曰螭丑知切筍簴蛟龍
之狀倂見證據詩云縞練吹組帳縞練白色也言飛波之起如縞練之帳也鮑明

遠數詩日六樂陳廣坐組帳揚春風秘枚夜蹟秀才詩日組帳高褰註云組組緺綬之屬所以繫帳也

鬼神非人世節奏頻跌踼樂非人作則節奏失正也莊子外物篇日海水震蕩聲侔鬼神禮記日樂者比物以飾節節奏以成文跌踼行失正也上徒結切下大浪切

陽施見誇麗陰閉感悽愴陽施謂春夏也陰閉謂秋冬也言江湖之間四時景物不同而詩人寫物之工亦異也揚子雲甘泉賦日帥爾陰閉霅然陽開又張平子西京賦日人在陽時則舒在陰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憯音捌

朝迴宜春口極北鈌隄障袁州為宜春郡隄障界也

夜纜巴陵洲叢芮繞可傍岳州為巴陵郡郭景純江賦所謂巴陵地道是也芮草生狀而銳切傍依也蒲浪切

星河盡涵泳俯仰迷下上餘瀾怒不已喧聒鳴甕盎喧聒水聲郭景純江賦日千聲萬類自相喧聒史記李斯日擊甕叩缶而歌于

干東坡連雨江張詩云高波隱淅鳴甕盎即此意也明登岳陽樓輝煥朝

日亮輝煥日光也亮明也杜甫登樓詩曰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

夜浮飛廉戢其威清晏息纖纊飛廉風師戢斂也測立切纊絮也苔

誇切言風威既斂則四面清晏無有紛翳也遮劭曰飛廉神禽能致風氣身似鹿頭如雀而有

角蛇尾文如豹文君猟賦曰天清日晏文註云晏無雲也氾澄湛凝綠物影

巧相況物水物也西京賦曰水物奇品鮮介異族江豚時出戲驚波

忽蕩漾江豚魚類江賦曰魚則江豚海狶南越志曰江豚似豬時當冬之

孟隙縮寒漲縮蹴也丘希範發漁浦詩曰折折寒沙漲前臨指近

岸側坐耿難望耿遠也滌濯神魂醒幽懷舒以暢

醒醉癡也音鉎挺切主人孩童舊握手衣忻悵主人賓公也握手叙

懷妻怖悵交至悵恨也丑亮切憐我窮逐歸相見得無恙風俗通曰無恙俗說無疾也凡人相見及書問者曰無疾耶按上古之時草居露宿恙噬蟲也食人心凡相勞問者曰無恙乎非為疾也恙余亮切開筵交履舄史記淳于髡曰日暮酒闌合樽促坐履舄交錯杯盤狼藉爛熳倒家釀晉書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劉惔所貴惔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能溫克也倒都皓切釀女亮切盃行無留停高柱送清唱王仲宣公讌詩曰但愬杯行遲潘安仁金谷作亦云柱琴柱也唱曲調也中盤進橙栗投擲傾脯醬歡窮悲心生婉孌不能忘婉孌解見秋懷詩忘遺忘也巫放切後漢第五倫傳曰心不能忘念昔始讀書志欲干霸王巫放切屠龍破千金為藝亦云亢莊子曰朱泙漫學屠龍於支離益殫千金伎成無所用其巧說云姓朱名

泙男末旦切亢高也苦浪切
愛才不擇行觸事得譏謗行下孟切
前年出官日此禍最無妄謂正元十九年冬左遷陽山也見赴江陵
詩易曰無妄之災勿藥有喜公卿採虛名前漢唐尊衣敝履空以瓦器飲食又
以歷遺公御被虛僞名見鮑宣傳後擢拜識天仗謂德宗初拜公爲監察御史也
兵仗天子儀衛日仗刀戟揔名一蔟猜畏彈射斥逐恣欺誑言蔟
完猜疑如鳥之畏彈射欺誑天子以斥逐於我射食亦切誑亦欺也古況切新恩趨
府庭逼側廁諸將謂順宗即位蒙恩內徙江陵也西京賦日騈羅偪側註云
偪側言相逼也偪與逼同于嗟苦駑緩但懼失宜當嵇叔夜絕交書
日性復疎懶筋駑肉緩楚辭日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丁浪切追思
南渡時魚腹甘所葬謂過洞庭時也楚辭漁父謂屈元日寧赴湘流葬於

江魚腹中嚴程迫風帆劈箭入高浪程途限也劈激也匹歷切言疾時爲守吏所迫追程而進去如箭激不得休息也帆舟上幔也所以汎舟木玄虛海賦曰佚勁風挂帆席顛沉在須臾忠鯁誰復諒生還真可喜剋已自懲創懲戒也創楚亮切尚書正義曰創與懲皆見惡自止之意庶從今日後粗識得與喪事多啟前好趣有獲新尚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曹子建與楊德祖書曰人各有好尚蘭孫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誓耕十畝田不取萬乘相細君知蠶織細君妻之別稱東方朔歸遺細君顏師古曰細小也朔自比於諸侯謂其君曰小君稚子已能餉野饋曰餉食亮切孟子曰有童子以黍肉餉行當掛其冠生死君一訪言不復求仕游心淡泊以死生爲一也後漢逄萌字子康王莽殺其子宇

恐禍及乃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客遼東老聃曰以死生為一條可不可為一貫莊子德充符篇

〔補注〕劉賓客集有和韓詩云韓十八侍御見示岳陽樓別竇司直詩因令屬和重以自述故足成六十二韻見劉夢得集夢得出為連州途至荊南改武陵司馬故其詩有今朝會荊蠻之句公詩岳州作夢得則和於荊也唐趙璘因話錄御史臺三院一曰臺院其寮曰侍御史眾呼為端公二曰殿院其寮曰殿中侍御史眾呼為侍御三曰察院其寮曰監察御史眾呼亦曰侍御公正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故呼侍御

送文暢師北遊

〔補注〕貞元十九年春退之為四門博士作送文暢序元和初為國子博士送暢師北遊來得京官是也此詩大率解釋序意

昔在四門館四門學名六第之一也晨有僧來謁自言本

吳人陸士衡謝表曰臣本吳人少小學城闕自此至何路補剐刖皆文楊自言城闕學校也言少常業儒子衿詩曰在城闕兮已窮佛根源粗識事

覲軏攣拘屈吾身戒轄思遠發時暢師欲遊東南公送之有序在集諸安仁西征賦曰踊吾人之拘攣縉紳秉筆徒聲譽耀前闕

從行送吾詩屢造忍顛蹶今成十餘卷浩汗羅

斧鉞言公卿大夫文章名世者皆以歌詩贈別於師按跡而丕不擇顛蹶之勞謂勑宗元之徒也公送暢序言之詳矣縉赤色紳大帶也或作搢搢插也謂插笏於帶也閥閱功狀也閥

芬趈切蹶僵也居月切浩汗本作皓旰見送靈師詩先生閱窮巷未得窺

剞劂盖以大匠諭公閑戚也兵媚切淮南子曰鑱之以剞劂許氏云剞工鉤刀也劂者規度刺畫所以刻鏤之具也剞音技劂音厥一作剞

又聞識大道何路補

剠刖又以良醫喻公也莊子大宗師篇曰庸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剠墨刑在面本作黥渠京切刖斷足也音刖出其囊中文滿聽實滑越以玉喻文禮記曰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謂僧當以安草序頒排訐謂僧當以安此公荅師之辭也公送暢遊東南其言排訐佛老令下文亦舉其凡訐若面斥人以言也論語註云謂攻發人之陰私訐居謁切上論古之初所以施賞罰下開迷惑胷窒豁斷株檗言上古先王之道用之可以開天下之迷惑若斷荒谷之株檗廓然豁達也淮南子曰古之所以為治者伏羲神農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張平子西京賦曰撥眾窒豁窒氣上蒸也許交切莊子曰吾庾也若檗株崔譔云檗斷樹也音其月切僧時不聽瑩若飲水救渴莊子齊物論曰是黃帝之所聽瑩也注云聽瑩疑惑不明之皃風塵一出門時日

多如髮謂師與公別而去也三年竄荒嶺守縣坐深樾公自謂縣陽山也樾樹陰也亡伐切徵租聚異物詭制常巾韈言嶺表衣服異也韈足衣音勿伐切幽窮共誰語思想甚含噦噦氣啎也音乙劣切昨來得京官照壁喜見蝎請召拜國子博士也嶺南本無蝎蟲歸至江陵喜復見之也酉陽雜俎曰蠍形如戟螫人必死江南舊無蠍開元中常有主簿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為主簿蠍蟲常為蠍所食以跡規之不復去蠍前謂之蠆蠍後謂之蠆字張蝎音歇況逢舊識無不比鶼蟨爾雅曰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鶼鶼郭璞注云似鳧青赤色一目一翼相得乃飛西方有比肩獸名邛邛岠虛齧甘草或有難邛邛岠虛相負而走其名謂之蟨郭璞注云呂氏春秋曰北方有獸其名為蟨鼠前而兔後然則邛邛岠虛亦宜鼠前而兔後前高不得取甘草故須蟨食之今鴈門

廣武縣夏屋山中有獸形如兔而大相負共行土俗名之爲蟨鼠一見山海經鶼音兼蟨音厥

長安多門户弔慶少休歇而能勤來過重惠焉可揭揭擔也其謂功

當今聖政初恩澤覺戰伐禮記曰鳳以爲畜故鳥不獝麟以爲畜故獸不狘戰狘飛走之貞並詩月功戰又詩聿功義與獝同陸德明云獝況必劬

胡爲不自暇飄爽逐鸇鷹此欲止暢北遊之仅欽而冠市之也潘安仁西征賦曰藏扎飄其高厲爾雅曰鸇似鷹鳥尾上白善捕鼠一名揚鳥又音其月切

僕射領北門威德壓胡羯相公鎮幽都竹帛爛

勳伐此謂范希朝爲北都留守劉總爲幽州節度言必欲北遊惜此二人爲可從也左傳季武子曰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

酒場舞閨姝獵騎圍邊月此謂入侍賓饗出從田獵迓縣齋詩曰弓箭圍狐兔絲竹羅酒肉杏張徽詩曰觥秋縱兀兀淵宴難

駉駉首典此意同開張篋中寶自可得津筏從茲富裘

篋中寶以喻暢所述作也偏什衤日筏音伐解見赴江陵詩函

馬寧復折虌蕨

雅日蕨虌也初生無葉可食江西謂之虌蕨音厥藜草以蓮解見重雲詩

余期報恩後謝病老耕垡底身指蓬茅逞志縱獫猲

蓬茅謂嵩山之舊廬言將歸休于此以耕獵自娛也垡耕起土也音伐列子曰庶其蓬室獫猲田犬也駟鐵詩曰載獫猲驕毛云長喙日獫短喙日猲獫力驗切猲音歇

償還相訪來山藥煮可掘

山藥薯蕷也本草日一名山芋多生嵩山野人謂之土儲若欲掘取默然則獲唱名便不可得人有植之者隨所種之物而像之倦游錄云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名預改下一字爲藥本朝英宗諱上一字改爲藥今以公詩考之一名山藥亦其來久矣

答張徹

徹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史公兄俞之壻也集有墓誌

厚贈不知報我歌爾其聆首叙始識面次言後分形道途緜萬里日月垂十齡此言與徹離合之凡鮑明遠樂府詩曰客途亘萬里浚郊避兵亂睢岸連門庭浚郊汴州也睢岸徐州也自董晉之卒公從喪西出不數日而汴軍亂徹隨愈家從汴下徐公自洛歸覲家宅於睢水之上徹從師焉故得與爲鄰也二事皆見此日足可惜詩肝膽一古劍波濤兩浮萍自謂同懷報國之誠而羈旅無定也古詩曰泛泛江漢萍飄蕩水無根漬墨竄舊史磨丹注前經義苑手秋實文堂耳驚霆暄晨躡露舄暑夕眠風櫺舄履也櫺窗也此日足可惜詩曰僕射南陽公宅我睢水陽閉門讀書史清風窗戶涼是也結友子讓抗請

師我懃丁丁當也公誌徽墓去君常從余學初味猶噉蔗遂通

斯蹇領言徽之學日就月將也晉書顧愷之每食甘蔗常自尾至本人或怪之云漸入佳境前漢書張良曰譬猶居高屋之上而建瓴水也如淳曰瓴盛水瓶也居高屋之上而幡瓴水言其向下之勢易也建音蹇瓴音鈴一說瓴瓴甋似甓有耳搜奇日有富嗜

善心無寧言搜摘古人之奇異其學日富研精覃思遂無厭斁寧安也吳都賦曰相與昧潛險搜瓌奇注大謂搜求寶于之物莊子曰萬有不同之謂富石梁平侹侹

沙水光泠泠此已下皆言游觀之事梁橋也侹直也他鼎切泠泠清也劉越石扶風歌曰泠泠澗水流乘枯摘野艷沉細抽潛腥野艷雜花也潛腥小魚也遊寺去陟一作登巘尋徑一作幽返穿汀巘山形如甑者魚蹇切公劉詩曰陟則在巘汀水際平沙也他丁切緣雲竹竦竦失路麻

冥冥靈光殿賦曰綠雲上征張景陽七命曰尋竹竦莖蔭其壑滛潦忽翻野
平蕪眇開溟滛潦久雨也平蕪荒澤也言久雨則天地晦昧郊野變色水澤漸盈
遠若開溟矣鮑明遠蕪城賦曰瀰迤平原南馳漲海防泄塹夜塞擢衝城
晝扃言防軍情之泄則長塹夜塞擢敵人之衝突則城門晝閉謂處軍戍之間也塹遶水
城也扃外閉之關也音古螢切及去事戎轡相逢宴軍伶言公爲徐
州從事徹亦從焉伶樂官也簡兮詩註曰伶氏世事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号樂官為伶宮
伶郎丁切適作冷觥秋縱兀兀獵晏一作旦馳駉駉觥爵也晏
晩也兀兀坐忘良駉駉並馳良駟詩曰駉駟牡馬毛長去腹馬腹幹肥張也消英切從賦
始分手朝京忽同舩從賦謂徽從鄉舉也朝京謂王元十五年公以徐州
從事朝正于京師也漢晁錯賢良策曰乃以臣充賦如浮曰猶以備數也瓚曰此錯之謙辭云

如賦謂也舲舟上有悤者郎丁
切楚辭曰乘舲上沅朝馳遥切急時促暗棹戀

月留虛亭畢事驅傳馬安居守窓螢言畢朝正
之事而歸

也漢書顔師古曰傳者若今之驛古者以車謂
之傳車其後又單置馬謂之驛騎一曰傳以馬螢

螢火蟲也晉書車胤字武子家貧
無燈火以絹囊盛螢照書夜讀梅花灞水別

宮燭驪山醒灞水在長安東三十里解見縣齋
有懷詩通典曰驪山本周驪戎國

在京兆新豐縣南武太后改曰慶山自新豐故
城西至霸城五十里霸城西十里則霸水又西

三十里則長安是則徹與公同過驪山而後以
事相別於灞水也楊文公談苑曰翠微寺在驪

山絕頂舊離宮也唐太宗嘗避暑於此後寺亦
廢有游者題云翠微寺本翠微宮樓閣亭基廢

幾重天子不來僧又去樵夫時
倒一株松以此知一作官燭非省選逮投足鄉

賓尚擢翎此謂徵也周禮曰三年大比攷其德
行道藝而興賢能鄉老及鄉大夫帥

其吏與其衆寡以賓禮賓之鄭氏註云典賢若令舉孝廉與能若令舉茂才賓敬也謂合衆而尊寵之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揚雄解嘲曰行者擬足而投跡攉鈿謂鐵翮也見縣齋有懷

詩

壓袪又一攓涙皆還雙熒言徹不得志公悲其失時涙目至於睽晉及此相見引袂而言喜復明也袪衣袂也攓猶牽引也所咸切皆目匡也熒[illegible]智切熒明也交切府

洛邑得休告自此已下皆公自述休告休假也解見縣齋有懷詩註

華山窮絕陘華山為西岳解見送靈師詩陘山絕坎也户經切李肇國史補曰退之登華山絕峯不可下乃大慟華陰令百計取之始得下

倚巖睨海浪華山在黃河之上蓋河自龍門山衝擊華山之東其水湍漱若海浪然睨視也郎計切曹子建七啓云倚峻巖而嬉游

引袖拂天星言山之高

日駕此迴轄日駕日御也日出于東沉于西華山為西方故為日御回轄之地

金神所司刑月令曰孟秋之

月其帝少皞其神蓐收鄭氏云此白精之君金官之神自古以來著德立功者也少皞金天氏
蓐收少皞之子曰該爲金官華爲西岳故爲金神司刑之所泉紳拖脩白大紳
帶脩長也石劒攢高青石劒山峯攢刺也磴蘚澾拳跼梯飆
颭伶俜磴閣道也都鄧切澾滑也音達颭撼也職琰切拳跼跡也伶俜行不正也皆言
華岳之險磴行則苔蘚滑其步梯外則疾風撼其身悔狂已咋指垂誡仍
鐫銘後漢崔瑗字子王涿郡人早孤好學舉茂才爲汲令兄璋爲人所殺瑗遂手刃其仇
亡命蒙赦而出作銘以自戒嘗置坐右公兄會亦坐贓卒官詔嶺故云然峩豸忝備
列謂監察御史也山海經曰東望山有獬豸者神獸也堯時有之能觸邪如羊一角王者獄
訟平則至後漢志曰獬豸神羊能別曲直楚王獲之故以爲冠左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
秦滅楚以其君服賜執法近臣故御史服之御史臺故事曰御史法冠一名獬豸豸丈介宅買

二切作鷹通

伏蒲愧分涇謂上疏論旱饑不足以激濁揚清也漢書史丹字君仲元帝竟寧元年上寢疾傅昭儀及定陶王常左右而皇后太子希得進見皆憂不知所出丹以親密臣得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泣涕言曰皇太子天下歸心今道路流言以爲太子有動搖之意審若此公卿以下必不奉詔臣願先賜死以示羣臣上意大感太子由是遂爲嗣如淳曰青緣蒲席也應劭曰以青規地曰青蒲非皇后不得至涇渭二水名涇清渭濁任昉哭范雲曰伊人有涇渭非余揚濁清

微誠慕橫草漢終軍自請曰軍無橫草之功顏師古曰行草中使草偃卧故曰橫草

瑣力摧撞莛謂言不足以感上心以致黜責猶寸莛之微瑣不足以撞巨鍾也漢東方朔曰以莛撞鍾又[illegible]杜棨曰萬石之鍾不以莛撞起音莛草莖也持丁切

疊雲走商嶺飛波航洞庭事見赴江陵詩

下險疑墮井謂南踰嶺也墮墜也徒果切

守官類

拘囹謂守陽山令也囹獄名郎丁切荒餐茹蠹餐千安切見秋懷詩解蠹

蠱事見赴江陵詩幽夢感湘靈湘妃也事見送惠師詩刺史肅蓍

蔡肅敬也謂連州守居異俗卒問吉凶也五行傳曰蓍百年一本生百莖此草木之壽亦知

吉凶聖人以問吉凶淮南子曰上有叢蓍下有伏龜論語馬融曰蔡國君之守龜也龜出蔡地

因以名之吏人沸蝗螟說文曰螟蝗虫食穀葉者吏冥冥犯法即生螟酉陽雜俎

曰蝗食苗由吏貪殘所致農語云身黑頭赤者武官蝗頭黑身赤者文官蝗點綴簿

上字言田於簿書也趍蹌閤前鈴言趍事官長也晉羊祜鈴閤之下侍衛者

不過十數人賴其飽山水得以娛瞻聽紫樹雕斐亹

斐亹文色也上妃尾切下武斐切天台山賦曰彤雲斐亹以翼櫺碧流滴瓏玲

瓏玲玉聲上盧東切下郎丁切古本揚子法言曰瓏玲其聲者其質玉乎映波鋪遠

錦揷地列長屏吳都賦云雜揷幽屏愁狖酸骨死倪捩属余救切

怪花醉魂馨開元天寶遺事云有草叢生莖紫而香醉若嗅之即醒謂之醒醒草

潛苞絳實坼幽孔翠毛零鹽鐵論曰嶺南多孔雀魏鍾會賦云翡翠毛以表弁

敕行五百里謂憲宗即位肆赦天下也月蓂三十莢蓂莢生階太平之象白虎通曰日曆得其分即蓂莢生於階蓂莢者樹名也月一日一蓂生十五日畢生十六日莢去故夾階而生以明日月之數堯時有之

漸階羣振鷺漸進也階墀也言賢者並進如振鷺然易曰鴻漸于階詩頌曰振鷺于飛毛云振羣飛皃

入學誨螟蛉謂拜國子傅士小宛詩曰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傳云螟蛉桑虫蜾蠃蒲盧也負持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養之以成其子今有教誨用善道者亦似蒲盧揚雄法言曰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幸甘謝鳴鹿謂在位之君子高謝鹿鳴之只不復呼引其類事見赴江陵詩罍滿甑虀餅蓼莪詩曰餅之罄矣惟罍之恥傳云餅小而盡罍大而盈言為罍恥刺不能冨分貧衆恤寡也說文曰罍龜目酒樽刻木作雲雷之象象施無窮也罍盧回切囧囧抱瑚璉飛飛聯鶺鴒囧囧明也飛飛小也皆言自守不獲大用論語註云瑚璉黍稷之器夏曰瑚商曰璉周曰簠簋宗廟之器貴者小宛詩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傳云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已也魚鬚欲脫背虬精光照鉶虬龍子有角者鉶盛和羹器以虬精飾之埤雅曰龍精於目蓋龍聾故精於目也虬渠幽切鉶音刑豈獨出醜類方當動朝廷醜類南越也勤來得晤語勿憚宿寒廳東門之詩曰可與晤語註去晤遇也對也五故切

薦士四十韻

按孟郊年五十始登第授溧陽尉去尉二年而故相鄭餘慶尹河南奏爲水陸運從事此詩當在未得從事時作也尹河南在元和元年

周詩三百篇論語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注云舉詩大數麗雅理訓誥大小二雅雖雜出於召下之言然理與商訓周誥爲一也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聖人謂孔子也五言出漢時蘇李首更號謂蘇武李陵也武字子卿爲典屬國常爲五言詩別從昆弟陵字子卿爲騎都尉與蘇武善武使匈奴陵贈以五言詩自比始如也瑶漢集六五言詩其來尚矣如古詩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至李陵始專用其体東都漸彌漫派別百川導東都後漢也瀰漫水廣大貌派水別流也言後漢之時詩体漸變如江河之瀰漫派別而流百川洛異也吴都賦曰百川派別國語曰川氣之導也注云導達建安能者七卓犖

變風操建安漢獻帝年号曹超越變風操聲律也言建安之時能詩者七人玄變聲集超越前代也魏文帝典論曰今之文人魯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應瑒東平劉公幹斯七子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逶迤抵晉宋氣象日凋耗中間數鮑謝比近最清奧鮑昭字明遠東海人也謝靈運陳郡人也文章之美江左莫及時號鮑謝奧深也爾雅曰室西南隅曰奧齊梁及陳隋採作等蟬噪蟬噪言多也梁先到切許氏詩話云六朝詩人之詩不可不熟讀如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鍛鍊至此自唐以來無人能及也退之詩云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此語言不敢議亦不敢從搜春摘花卉沿襲傷剽盜剽竊也匹妙切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陳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唐興文章承徐庾餘風天下祖尚子昂始變雅正初爲感遇詩三十八章王適曰是必爲海

內文宗乃與定交子昂所論著當世以爲法唐史有傳

勃興得李杜萬類困淩暴

李白字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援筆成文婉麗清切無留思文宗時詔以白歌詩裴旻舞劍張旭草書爲三絕杜甫字子美襄陽人終工部員外郎以與李白齊名詩号李杜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唐史皆有傳類物也凌轢也暴露也言羅列萬物以爲詩句並遺凌轢暴露靡有子遺覽鳥詩云草木有微情挑抉示九州

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奧

閫隩以喻造其極閫門梱也若本功隩水崖也於國切

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

時李翱亦薦郊於張建封曰郊窮餓不能安養其親周行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薺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即有礙誰爲天地寬其窮也甚矣歐陽公云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猶自喜爲窮苦之文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是敦無一收矣天謝人患島詩云騰得出身成直身人第一非其身備嘗之

六非道此句常謂梅聖俞曰世謂詩人多窮非詩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爾聖俞以為知言驁俊也五到切補註此日足可惜云東野窺禹穴李翺觀濤江贈張秘書云東野動驚俗張籍學古淡字孟而名張李初謂其偶然及覽舊史郊傳言公一見以為忘形之交嘗稱其字曰東野與之唱和文酒間則知公以朋友處之矣翺籍則從公學者也師於門弟子則名之孔子於曾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是也稱友朋於師亦名之子貢謂孔子師與商也孰賢是也朋友則字而不名子張謂子夏之門人曰子夏云何是也公不惟詩其於書亦然獨此詩有曰有窮者孟郊盡薦於王公大人不得不名也

冥觀洞古象外逐幽好

冥觀猶云默識也洞達也聖人之書立象以盡意讀其意以遺其象有幽好存焉此謂郊工於詩也

橫空盤硬語

言其詩之奇怪臨川評詩曰清水出芙蓉天然去凋飾此李白所得也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鯢碧海中此杜甫所得也橫空盤硬語此韓愈所得也

妥帖

力排奡言其詩之壯妥帖安貞陸機文賦曰或妥帖而易施論語孔子曰奡盪舟註云
奡多力能陸地行舟爲夏后少康所殺奡音魚到切敷柔肆紆餘言其詩之美麗
紆余委曲皃見上林詩奮猛卷海潦言其詩之氣勢潦郎到切本作澇木元虛
海賦曰飛澇則百川倒流註云澇高浪也榮華肖天秀言其詩之巧肖似也捷
疾愈響報言其思之敏報應也若響之應聲行身踐規矩甘辱
心耳媚竈論語王孫賈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注云奧內也竈以喻執政孟軻
分邪正眸子看瞭眊杳然粹而精可以鎮浮躁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胷中正則眸子瞭不正則眊注云眸子目瞳
也瞭明也眊矇也瞭音了眊音耄酸寒溧陽尉五十幾何耄郊年
五十得進士第調溧陽尉事見郊墓誌幾居稀切解見復志賦耄莫報切八十九十曰耄耄志

惛也孜孜嘗甘辛苦久所冒俗流知者誰指注競嘲傲傲忽也字一作傲五到切聖皇索遺逸髦士日登造聖皇德宗也禮記曰司徒外選士之秀者爲造士鄭氏云造成也能習禮則爲成士造七到切廟堂有賢相愛遇均覆燾燾亦覆也徒報切禮記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燾況承歸與張二公迭嗟悼青冥送吹噓強箭射魯縞胡爲久無成使以歸期告歸與張謂歸登張建封也唐史有傳言二公執政推援於郊其勢易今反也不能也漢書韓安國曰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注云縞白練也曲阜之地善作之尤爲輕細故以取諭也縞胡到切[illegible]東野時歸江南公又有序送云霜風破佳菊嘉節迫吹帽晉書孟嘉字萬年後爲征西將軍桓溫記室九月九日溫宴龍山寮佐畢集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至忽嘉帽

墮落嘉不之覺溫使左右分言以觀其舉止良久如廁溫命取還之補闕東野以正元十二年

登第既得即去問四年以其母夫人之命來選爲溧陽尉以近侍去尉二年時相鄭餘慶尹河

南奏爲水陸運從事按鄭尹河南在元和元年冬此詩其在爲從事前十九年秋作與時建封

死矣猶且云尔者蓋東野素爲張所知焉

念將決焉去感物增戀嫪

娶姻也郎到切張平子東京賦曰感物增思陸士衡赴洛詩曰感戀堂室

彼微水中

荇尚煩左右笔

以諭士之欲進必假先容闗睢詩曰參差荇菜左右笔之傳云

笔擇也后妃得荇荇菜必有助而擇之爾雅曰荇接余陸機云白荇菜紫赤正圓浮在水上根在

水底其白莖以苦酒漬之脃美邊豆之薦水草之和兼咸在此言荇者象后妃之德上下逮也

荇衡猛切

魯侯國至小廟鼎猶納郜

以諭片善不可遺春秋魯桓公

二年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左氏傳曰宋督己殺孔父而弑殤公召莊公于鄭

而立之以觀鄭以郜大鼎賂公杜預曰郜國所造器也故繫名於郜宰當擇珉玉寧有棄珪瑁珉玉珪瑁皆以喻前賢上林賦曰珉玉旁唐張揖云珉石之次王者也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執圭璧以朝天子故珪瑁者天子所與諸侯為瑞也珉音旻瑁音冒悠悠我之思擾擾風中纛雄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前漢李斐曰纛毛羽幢也徒到切上言媿無路日夜惟心禱鶴鴿不夭生變化在啄拖鶴以啄拖而生士以知己而進拖鳥士伏卯也薄報切通波非難圖尺地易可漕言進賢有漸也班固西都賦曰東郊則有通溝大漕與海同波許云漕水運也善善不汲汲後時徒悔懊言進賢欲及時也昔齊桓公之郭問父老郭何故亡父老曰郭君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懊恨也烏到切晉史門生驚懊者累日救死具八珍無如一簞

犒周禮食醫掌和八珍之齊又膳夫珍用八物鄭氏註云淳熬淳毋炮豚炮牂擣珍漬熬肝脊也昔楚與晉戰或人進王一簞酒王欲與軍士共之則少而不遍乃傾酒於水上源王令衆士飲之士卒皆醉乃感恵盡力而戰晉師大敗簞一樽也犒餉也口到切論語一簞食微詩

公勿誚一作笑愷悌神所勞旱麓詩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鄭氏云勞來倘言佐助愷樂悌易也才肅切勞倘也郎到切誚責也

喜侯喜至贈張籍張徹

侯喜字叔起上谷人善爲文公常薦之於盧郎中

昔我在南時時爲令于陽山也至是元和改元六月自江陵召爲國子博士共徒侯張皆集輦下數君長在念搖搖不可止諷詠日喁南謂陽山時史記曰心搖搖如懸旌而無發所繇薄喁發魚口出上負淮南子曰水濁則

魚喁噞上音顒下音驗如以膏濯衣每漬垢愈深又如心
中疾箴石非所砭膏脂也砭以石刺病也山海經曰高氏之山有石如玉可以爲鍼則砭石也深音而豔切砭陂驗切常恐得游處至死無倦厭
地荒物奇怪水鏡涵石劒比巳下皆南方之異俗荒花窮
漫亂幽獸工騰閃窮極也漫莫半切騰閃猶跳跟也閃舒贍切礙目
不忍窺忽忽坐昏墊南方暑著濕如坐昏墊之中書曰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註云昏墊墊溺也逢神多所祝豈忘靈即驗公出南荒道過衡岳相妃等庿皆入謁之建康錄云宮亭湘庿極驗妄入者皆死忘去聲依依夢歸路
歷歷想行店言懷北歸之思形於夢想也蘇武詩曰胡馬失其羣思心常依依
今者誠自幸所懷無一欠謂已遇恩還朝爲國子博士孟生

居離索禮記曰吾離羣而索居亦已久矣索昔各切侯氏來還歎歎當
作歉歉足也詰念切欹眠聽新詩屋角月豔豔新詩所遺公也豔豔
月色新作承間騁交驚舌互舚舚舌出皃他念切如莊子所謂舌橋
然而不下縝紛指瑕疵拒捍阻城塹文之有病如王之有疵更相指
示各持其說論難鋒起險如城塹未可卒攻而破也孫楚書曰二方合從拒捍中國塹城下池
七豔切以余經摧挫固請發鉛槧以公屢遭貶黜其文益工更請
大發鉛槧以誨我也鉛鉛刀槧牘朴也刀所以削書古者用簡牘故以刀筆自隨西京雜記曰
揚雄常懷鉛提槧從計吏訪四方作法言槧七豔切居然妄推讓見謂爇
天燄文燄之高高不可企及蓋推公爲師也蜀都賦曰高爓飛煽於天垂東坡次韻劉湜峽
山寺詩云便回爇天焰長作照海爓即此意也爇燒也儒劣切比踈語徒妍悚

息不敢古此公荅喜之辭言以踈遠相比今徒爲虛語以相夫爾如日請師吾之片

擢不敢當也此公諫詞比讀如比于文王之比家語孔子謂顏回曰不比於數而比於踈不亦遠乎註云不比親數而近踈遠也數音朔

呼奴具盤飧飣餖魚菜贍

人生但如此朱紫安足借

古風

風者諸侯詩名也以風化得名後世呼詩人爲風人謂此然詩人多作古風而又曰古風詩者誤也〔補註〕公正元十五年作汴州乱有朝廷不肯用干戈之句此又云云者蓋自安史乱後方鎮相望兵驕則逐帥帥強則叛上不貢不廷惟往而是故公見于詩者如此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蹙矣乃尚可

以生蹙迫也無一日之不迫則時歲將盡乃尚可以以生乎蹙子六反彼州之

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奚適彼州謂汴州此州謂徐州也公去董晉事張建封皆遇軍亂是也一邑之水可走而違天下

湯湯曷其而歸水以喻亂楚辭王逸曰伊尹母妊身夢神女告之曰臼竈生鼃亟去無久居無何臼竈中有生鼃母去東走顧視其邑盡爲大水母因溺死化爲空桑之林水乳之後有小兒帝水涯即伊尹也尚書曰湯湯洪水方割下民其咨孔云湯湯流皃音尸羊切

好我衣服甘我飲食無念百年聊樂一日列子曰終北之國人不夭不病百年而死

駑驥

以與小人得時而君子不遇也【補注】或云贈歐陽詹舊本無詹字集有荅韓十八

駑驥吟云故人舒其憤作爾駑驥篇駑取其易售驥以難知言委曲感既深俗坐詞亦勸伊情有遠瀾余志游其源室在周孔堂道適堯舜門調雅聲寡同途退勢難離顛茲萬恨來假彼二物云賤貴而貴賤世人良共然芭蕉一莖妖茂葵一花姸異無材實資手植堦墀前梗楠十圍塊松栢百尺堅罔在棟梁功野長丘壠邊傷哉昌黎韓焉得不速還上帝本厚生大君方建元寶將庇羣甿庶出規崇軒班爾圖永安掄擇其精專君看廣厦中豈有庭前萱公正元十九年冬以徐州從事朝正于京師時爲四門助教將率其徒舉公爲博士詩意是時作歟

駑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小若易制價微良易酬酬售出韓子曰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千里之馬時一其

利綏驁馬日售其利急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嘶鳴當
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儔騏驥
駿馬名生絕域謂若漢武帝時神馬來西北之類阮籍詩曰羈旅無匹儔王逸註楚辭云二爲
匹四爲儔牽驅馬入市門行者不爲留爲子偽切言不顧也時無伯樂
誰識騏驥借問價幾何黃金比嵩丘嵩丘爲中岳言高也借問
行幾何咫尺視九州八尺曰咫言其行速以九州爲近也漢王褒頌曰及
至駕鼇邾駗乘旦過都越一國蹶如歷塊周流八極萬里息其飢食玉山禾山海
經曰崑崙亦名玉山上有玉禾脩五尋張協七命云瓊山之禾其渴飲醴泉流
白虎通曰王者息至淵泉則醴泉涌醴泉者美泉也狀如酒醴可以養老漢書酒泉郡其水若
酒故曰酒泉舊俗傳云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

求 嘆空也謂空曠之人也楚辭宋王曰郤騏驥而不乘兮駕駑駘而當路世豈無騏驥兮誠

莫之能御 **惟昔穆天子乘之極遐遊** 穆天子周穆王也按穆天子傳

曰天子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義主車則造父為御

齊合為右次車之乘右乘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御奔戎為右

驅馳千里西至崑崙 **王良執其轡造父夾其輈** 史記造父嬴姓伯翳

之後飛廉之子為穆王御西巡忘歸徐偃王作亂造父御歸一日千里以救亂穆王以趙城封

造父許氏註淮南子云王良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政為趙簡子御死而託精於天

駟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郵無恤御見左氏傳鐵之戰雖非穆王時人以善御故此詩與造父

併言之淮南子曰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攬轡馬為整齊世以為巧 **因言天外事**

怳忽使人愁 怳忽空無著也怳一作荒一作茫楚辭九章曰覽方外之荒忽是也

駑駘謂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以諭小人得志忽於窮達之微李蕭遠運命論曰窮達命也貴賤時也聖人居之不疑譬如水也通之斯為川塞之斯為淵後漢酈炎詩曰通塞苟由已志士不相卜騏驥不能言低佪但垂頭以諭賢者不見用雖言而人莫信低佪徘佪也鹽鐵論曰騏驥負鹽車垂頭於太行之扳屠劣詩刀既之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時無善御則騏驥劣而駑驗優世非明主則君子賤而小人貴喟余獨興嘆才命不同謀喟嘆聲此言之不足故嗟嘆之也或薄於才而厚於命或厚於命而薄於才故曰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為我商聲謳此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也商聲者悲愁之聲也阮籍曰素質游商聲謳歌也說文曰齊歌曰謳昔寗戚飯牛車下商歌曰明星燦燦白石爛爛

馬厭穀

刺朝廷大臣之不引賢也劉向新
序昔者燕相得罪將出亡召門下諸大
夫曰有能從我出乎三問莫對燕相曰
害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
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
者凶年飢歲士糟粕不厭而君之犬馬
有余穀粟隆冬烈寒士短褐不全而君之
之臺觀幃廉錦繡縹縹且幣財者君之
所輕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
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公語
蓋出此亦其不得
志有激而云尒

馬厭穀兮士不厭糠粃史記陳平食糠粃孟康云麥糠中不破者是也粃胡骨切厭飫也於豔切士被文繡兮士無短褐後漢宦者論曰士木被緹繡注云土牆木屋也言被以緹繡之文褐毛布之衣何葛切彼其得志兮

不我虞彼謂當時大臣虞度也禮記曰隱情以虞虞曰虞一朝失志兮其

何如已焉哉嗟嗟乎鄙夫北門詩曰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傳云自汝之辭鄙貪也未得患得既得患失此鄙夫之行孔子之所惡故重傷之

出門

補注公十九舉進士京師二十五登第春官二十九始佐董晉于汴此詩在京師未得志之所爲故其辭如此

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豈敢尚幽獨楚辭九章曰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與世實參差古人雖已死書上

有遺辭開卷讀且想千載若相期出門各有道

我道方未夷夷平也左太沖詠史詩曰出門無通塗枳棘塞中塗後漢酈炎詩曰

大道夷且長

且於此中息天命一作誠不吾欺

嗟哉董生行

公贈別序云昔予泛淮至壽指生於南陽伯門南陽伯謂張建封也時為壽州刺史則公時往來徐壽為熟而知董生為詳建封自正元四年自壽州刺史迁為徐泗節度使治徐十有余年董生之行義日聞矣壽於徐為屬州而後刺史不能知薦之于朝故曰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此詩之作當在徐州從事時蓋薦之於建封也行者詩之別名文選樂府辞有飲馬長城窟行無名氏漢書音義曰行曲也按長城築於戰國趙武靈王時至秦始皇又築今飲馬長城窟有行曲即此詞當自周末有之所謂行者如行酒行食行書之行引而前之之義若求言之意歟【補注】董召南公嘗有序送其游河北且曰董生舉進士連

不得志於有司而此詩序其孝且慈如
此淮水禹貢導淮出桐柏千里不能休
謂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北淝水挾水
經云出九江北入于淮故曰百里入淮
流蘇載嘗作蘇州姚氏三瑞
堂詩云董召南隱居云云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遥遥千里不能休淝水出
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禹貢曰導淮自桐
柏然按水經淮水
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東過壽
春縣北淝水從縣東北流注之註云淮韋也統
揚州北界東至于淮然淮水自潛流地下三十
里許東出桐柏之大復山南謂之陽水口平氏
縣屬唐州開寶五年省為鎮入汝陽縣壽春郎
壽州也公方稱召南高絜之行故引二水之秀
以謂鍾生此人猶箕潁之有巢由出汜雲詩曰
淮水畱英奇一云名與淮水馳見東坡三瑞堂
詩
壽州屬縣有安豐九域志云縣在
州之南八十里唐貞元年

一無年字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論語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東坡云士之物外失志者多矣故夷齊隱居以求之義不食周粟而君目之道達於後世刺史不能薦天子

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

吏索錢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

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

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慼慼憂也咨咨嘆也嗟

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惟有天翁知生祥下瑞

無時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雞呴物子和之

庭也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傍徨躑

躅久不去以翼求覆待狗歸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誰將與儔（一作將无與儔）

烽火

（前漢書顏師古曰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即燃之舉之以相告曰烽又多積薪寇至即燔之望其烟曰燧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廣雅曰兜零籠）

登高望烽火誰謂塞塵飛（時京師訛言邊寇欲至故設疑辭以問之）王城富且樂曷不事光輝（謂當時將侯之廢也）勿言日已暮相見恐行稀願君熟念此秉燭夜中歸（古詩日晝

者象之放京師亦有閶闔門也致君豈無術自進誠獨難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一